



生日那天，她和家人一起吃了顿饭，体操学院的年轻学员们为她表演了节目。三天后，她飞抵遵义。

她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：“眼下完全没有退役的打算。”“我不追逐纪录。我不想向任何人证明什么。我只是好奇，到了这个年龄，我还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再参加一届奥运会——或者不能。如果成功了，很好；如果没有，那也没关系。我只是想试试，这样以后就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尝试。”

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，有着不同寻常的重量。

2002年，她3岁的儿子阿廖沙被诊断出白血病。27岁的她本已经退役、结婚，却不得不重返赛场，赚钱给儿子治病。那段时间，她把所有事情都埋在心里。她不敢休息，不敢受伤，不敢生病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她代表德国队出战，获得跳马银牌。但比奖牌更重要的，是那天打电话回家得知儿子完全康复了，“那一刻意味着一切，没有什么奖牌能比得上儿子健康的消息”。

儿子痊愈后，丘索维金娜本可以选择退役，但她没有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她曾正式退役，但很快就收回了这个决定，因为她发现自己离不开体操了。如今，她在塔什干有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体操学院。“体操是许多运



动的的基础，有那么多孩子热爱它。我希望培养更多体操人才。”她每周训练六天，每天两到三个小时。“训练是为了自己，我是在与自己竞争。”

关于“坚持”，她说：“好像并没有特殊的秘诀来对抗‘岁月不饶人’。我把体操当成自己的工作，认真对待，坚持训练，坚持比赛。坚持做你热爱的事情，不要害怕任何尝试。”

C罗的热爱呈现出另一种形态——近乎偏执的求胜欲。2026年世界杯，41岁的他在首场表现低迷后遭遇铺天盖地的质疑。第二场，他用上半场梅开二度回应了一切。赛后他说：“就我个人而言，刷新纪录固然令人欣喜，但我的目标始终是帮助国家队实现目标。”

上图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，葡萄牙对阵西班牙，C罗（左一）在比赛中。

六届世界杯、跨越20年、10粒进球。曼联前队友埃弗拉曾苦笑着回忆：“最怕去他家吃饭，桌上永远只有白水煮鸡胸肉。”这不是表演，是信仰。

倪夏莲的“为谁而战”则更为复杂而深刻，几十年下来，大家觉得她坚持打球唯一的动力是热爱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——责任。

倪夏莲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在卢森堡主力运动员的位置上，还真退不下来。“因为卢森堡人不够，他们很需要我。但是我觉得很幸运，人家需要你，你还有价值。”倪夏莲为卢森堡国家队征战数十年，“我是第一号主力，我输了基本上整个队就输了，我赢了整个队就赢了。我的责任特别大，压力总是自己给自己加